

六
典
通
考

六典通考卷五十九

湖西閻鎮珩輯

民政考

民政通論

上古之世禽獸多而人民少爪牙不足以自衛衣食不足以自奉有聖人作爲之宮居而粒食教之尊尊而親親萬物同宇而處各明其分使相安而不爭有秩而不亂由是政之名生焉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又曰民非后何戴后非民罔與守邦故自有天地以來上勞心以治下下竭力以奉上事勢相須而成莫之能易也尙書記堯之德親睦九族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黎民於變時雍

雍和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敬授人時舜

既受終文祖巡行方國同律度齊量衡十有二牧各述

民事於是旁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

采惠疇

亮信惠順也

僉曰伯禹作司空

禹代鯀爲崇伯入爲天子司空

帝曰

兪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

百穀

阻難播布也

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數者皆民

政之大端也禹奠九州厥功告成天乃畀禹洪範九疇

彝倫攸敘

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

次三曰

農用八政

農厚也厚用之政乃成

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

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殷之時司

徒齊八政以防淫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

飲食爲上衣服次之事爲百工技藝也異別五方用器不同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幅廣狹也
追問因之遂建六官司徒曰教官司馬曰政官自比閭族黨飲食喪紀師田禮射至於山陵原隰川澤溝涂之務無一不統於司徒焉者故其名雖曰教官而實兼政官之任焉及齊桓公用管仲作內政而寄軍令遂雄東海九合諸侯晉文公棄責薄斂通商寬農政平民阜財用不匱二公者春秋以來之賢主也其成功如彼其勤民如此自戰國并爭政道陵夷秦益暴虐棄禮義任刑罰不二世而亡其國漢有天下四百年享國久長後世差與之並者唐宋及明而已考四代立國之初君臣上下銳精求理與民更始及其衰也政亡而國隨之作

民政考一曰民數二曰農政三曰田制四曰賦稅五曰
征役總國計之盈虛通人事之盛衰於是焉在

太宰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

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統所以合

也親親若堯親九族也敬故不慢舊也晏平仲久而敬之賢

有善行也能多才藝者保庸安有功者尊貴尊天下之貴者

孟子曰天下之達尊者三曰爵也德也齒也祭義曰先王之

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達吏察舉勤

勞之小吏也禮賓賓賓客諸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

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陂牧養蕃鳥

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

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以九

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

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數以富得民

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

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保息謂安之使蕃息也慈幼謂愛幼少也產子三人與之

母二人與之餼十四以下不從征養老七十養於鄉五十異
振之屬振窮拯救天民之窮者也窮者有四十曰矜曰寡曰孤
曰獨恤貧貧無財業稟貸之寬疾若今癰不可事以本俗六
不斂卒可事者半之也安富平其徭役不專取

安萬民一曰媾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

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

本猶舊也媾善也謂約採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宇族猶類也同宗

者生相近死相迫聯猶合也兄弟婚姻嫁娶也師儒鄉里教
以道藝者同師曰朋同志曰友同猶齊也民雖有富者衣服
不得
獨異
頒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

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材七曰化材

八曰斂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

事鄭司農云稼穡謂三農生九穀也樹藝謂園圃毓草木作

工材謂虞衡作山澤之材阜蕃謂藪牧養蕃鳥獸飭材謂百

斂材謂臣妾聚斂疏材生材謂開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學藝

謂學道藝世事謂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服事謂為公家服事者元謂生材養竹木者土均掌平土

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地守虞衡之屬地事

貢之九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

皆以地嫩惡為輕重之法而行之掌其禁令見官法篇御史掌

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

帛之冠大布粗布大帛厚繒材訓農通商惠工加惠於百

器敬教勸學授方任能之方百事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

百乘革車趙宣子為國政制事典典常正法罪輕重辟刑

獄辟猶也董通逃董督也由質要由用也質要券契也治舊洿治理本秩禮

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

國以為常法 晉悼公即位於朝始命百官始為施舍已責

施恩惠舍勞役止通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

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使民欲無犯時私欲舉不失職官不

易方民無謗言 子產為政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

上下有服公卿大夫田有封洫封疆也洫溝也廬井有伍廬舍也九夫為井使

五家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

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蓄也奢侈者畏法故蓄藏取我田疇而

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

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嗣續也

居民

招來遷徙

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

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十二土分野

十二次各有宜也相占視也阜猶盛也鄰長掌相糾相

受相糾相舉察凡邑中之政相贊長短補助徙於他邑則從而授之

從猶隨也旅師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嫩

惡爲之等新甿新徙來者也治謂有所求乞也使無征役復

爲之等七人以上王制曰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以地嫩惡

下地與舊民同旅師掌斂地稅而又施惠散利是以屬用新

焉王制司空執度地度地尺也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觀寒

溼沮謂量地遠近制邑井興事任力事謂築邑凡居民材必

因天地寒煖燥溼使其村藝廣谷大川異制謂其民生其間

者異俗

謂其所好惡

剛柔輕重遲速異齊

謂其性情緩急

五味異和

謂香臭與

鹹器械異制

謂作務之用

衣服異宜

謂旃裘與絺綌

脩其教不易其俗齊

其政不易其宜

政教謂刑禁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

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

足得猶

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

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書周官司空掌邦

土居四民時地利

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民士農工

詩小

雅鴻雁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

之至於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

鴻雁于飛集

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居

究窮也

昔

先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

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

民勞於事則思儉約

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

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

管仲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

三分國都
以爲三軍

五分其鄙
以爲五屬

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之爲終而慎用其六柄焉

六柄生殺貧富貴賤也

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

處則其言囂其事易

囂亂貌易變易也

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對曰

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

就田野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

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

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

能夫是故士之子恆爲士今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

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

比其善惡
和其剛柔

且莫從事施於四方

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

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

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恆爲工今夫商羣萃而州處

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價負任擔荷服牛輶

馬服謂牛服車輶謂馬車也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且

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市以賴賴贏也相陳以

知價賈知物價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

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恆

爲商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枷芟拂柳

也所以擊草也艾及寒擊藁除田寒謂季冬大寒之時也藁謂枯草以待時

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耰摩平也時雨既至挾其槍刈

六

耨鉤耨耨也鉤鉤也以旦莫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

茅蒲身衣襪襪茅蒲荳蔻也襪襪蓑蓑衣也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

支之敏敏敏也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

而選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

夫是故農之子恆為農野處而不曠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

足賴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已畢也竣伏退

也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公曰善

管子於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二千家為一鄉二十一鄉凡四萬二千家此管仲所制非

也工商之鄉六工商各三也士鄉十五三萬人是為三軍公

帥五鄉焉五鄉萬人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參國起

按以為三官參三也按界也分臣立三宰三宰三工立三族

族屬

市立三鄉

市商也

澤立三虞

周禮有澤虞之官虞度也

山立三衡

周禮有山

虞林衡之官

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爲邑邑有司

制野鄙之政也

十邑爲卒卒有卒帥十卒爲鄉鄉有鄉帥三鄉爲縣

縣有縣帥十縣爲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

屬焉

五屬四十萬家也

立五正

正長也

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

屬牧政聽縣下政聽鄉

下政縣帥也

桓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

怠而不聽治者

秦孝公十二年商鞅招誘三晉之民使入耕其地大開阡陌

任其所耕不限多少鞅著來民篇曰秦地方千里者五而穀

土不能處三此人不稱土也秦之所鄰者三晉也彼土狹而

民眾其宅參居而非處土不足以生其民而民不西者秦民

務苦而復爵重也今諸侯之士來歸者利其田宅而復之三
世無知軍事卽山東之民無不西者矣

漢高祖九年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關

中與利田宅十一年令豐人徙關中者皆復終身

太上皇思土欲歸豐

高祖乃更築城寺市里如豐縣號曰新豐徙豐民以充實之

孝景卽位詔曰聞者歲比不

登民多乏食天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饒廩無所農桑繫

畜

饒謂饒塲廩薄也廩謂福隘也繫謂食養之畜謂牧放也

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

不得徙

草謂日莽深日莽

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宣帝初以水

衡錢爲平陵徙民起第宅孝元永光四年上爲初陵詔勿置

縣邑使天下安土樂業亡有動搖之心平帝元始二年郡國

大旱蝗民流亡罷安定呼池苑以爲安民縣官起寺市里募

徙貧民縣次給食至徙所賜田宅什器假與犁牛種食又起五里於長安城中宅二百區以居貧民

後漢章帝詔郡國募人無田欲徙他界就肥饒者忝聽之到在所賜給公田爲雇耕傭賃種餉貲與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算三年其後欲還本鄉者勿禁

魏太祖時衛覲鎮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爲部曲覲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甯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招懷以爲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宜置使者監賣鹽以其直市犂牛有歸民以供給之遠民聞之必日夜競歸太祖從之

詳鹽政篇

東晉哀帝崇和元年三月庚戌天下所在土斷孝武時范甯
陳時政曰昔中年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
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邱隴墳柏皆以成行無本邦之
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
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土之懷下役之慮斯并兼之
所執而非通理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
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理隨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遁燕見褻
良吏何至於今而獨不可帝善之安帝義熙九年宋公劉裕
緣人居土上表曰臣聞先王制理九土攸序分境畫野各安
其居故井田之制三代以崇秦革其政漢遂不改西京大遷
田景之族以實關中卽以三輔爲鄉閭不復係之於齊楚自

永嘉播越爰託淮海朝運匡復之算人懷思本之心寧人綏
理猶有未遑及大司馬桓溫以人無定本傷理爲深庚戌土
斷以一其業於時財阜國豐實由於此自爾迄今漸用頽弛
雜居流寓閭伍不修自非改調無以濟理請依庚戌土斷之
科庶存其本稍與事著然後率之以仁義鼓之以威聲超大
江而跨黃河撫九州而復舊土則戀本之志乃速申於當年
在始暫勤要終必易於是依界土斷唯徐兗青三州人居晉
陵者不在斷限諸流寓郡縣多在併省杜佑曰家足不在於
逃稅國足不在於重
斂逃稅則土不著而人貧重斂則多養廉而國貧昔東晉之
宅江南慕容苻姚迭居中土人無定本傷理爲深遂有庚戌
土斷之科財豐俗阜實由於茲其後法制廢弛舊
弊復起義熙之際重舉而行已然之效著在前志

宋孝武大明中王元謨爲雍州刺史雍土多諸僑寓元謨上

言所統僑郡無有境土新舊錯亂租課不時宜加省并

陳文帝天嘉初詔曰自頃編戶播遷良可哀愴其亡失鄉土

逐食流移者今年內隨其適樂來歲不問僑舊悉令著籍同

土斷之例

自晉元帝寓居江左百姓自拔南奔者並謂之僑人取舊壤之名僑立郡縣往往散居無有土著其

無貫之人不樂州縣編戶者謂之浮浪人

後魏太祖定中山徙吏民及徒何種人十萬餘家以充京都

各給耕牛計口授田世祖開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

故修其教不改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納其方貢以充倉廩

收其貨物以實庫藏

北齊文宣之代政令嚴猛羊畢諸豪頗被徙逐至若瀛冀諸

劉清河張宋并州王氏濮陽侯族一宗近將萬室比屋連居

獻武初在冀郡大族蝟起應之侯景反河南侯氏幾爲大患
時宋世良獻書以爲魏氏十姓八氏三十六姓皆非齊代腹
心請令散配郡國無士卒處給地與人一則令其就彼仕宦
全其門戶二則分其氣勢使無異圖文宣不納時宋孝王撰
曰昔六國之亡豪族處處而有秦氏失馭競起爲亂及漢高
徙諸大族齊田楚景之輩以實關中蓋所以強本弱末之計
也其言爲
元魏而發

唐制徙寬鄉者縣覆於州出境則覆於戶部官以閒月達之
自畿內徙畿外自京縣徙餘縣皆有禁四夷降戶附以寬鄉
給復十年奴婢縱爲良人給復三年沒外蕃人一年還者給
復三年二年者給復四年三年者給復五年浮民部曲客女
奴婢縱爲良者附寬鄉武后證聖元年鳳閣舍人李嶠上表

曰今天下流散非一或違背軍鎮或因緣逐糧苟免歲時偷
避徭役浮衣寓食積歲淹年或出入關防或往來山澤非直
課調虛蠲闕於恆稅抑且誘動愚俗堪爲禍患臣以爲宜令
御史督察檢校設禁令以防之垂恩德以撫之施權衡以御
之爲制限以一之所謂禁令者使閭閻爲保遞相覺察每糾
一人隨事加賞使知勸沮所謂恩德者逃亡之徒當賑於乏
少助其修營缺賦懸徭舍而不問其應還家而不能致者乃
給程糧使達本貫所謂權衡者逃人有絕家去鄉心樂所住
情不願還聽於所在籍名卽爲編戶若逃亡者多當計其戶
等殷富者令還貧弱者令住檢責已定然後嚴爲防禁與人
更始所謂限制者逃亡應自首者以符到百日爲限限滿不

出依法科罪遷之邊州開元中御史中丞宇文融上言天下諸州不可一例處置請從寬鄉有贏田州作法竊計有贏田減三四十州取其贏田通融支給其贏地者三分取一以下其浮戶任其親戚鄉里相就每十戶以上作一坊每戶給五畝充宅并爲造一兩口室宇開巷陌立閭伍種桑棗築園蔬使緩急相助親鄰不失丁別給五十畝以上爲私田任自營種率十丁於近坊更給一頃爲公田每丁一月役功三口計十丁一年得三百六十日營公田一頃不啻得之計平收一年不減百石便納隨近州縣除役功三十六日外更無租稅旣是營田戶且免征行官司每丁納收十石其粟不別支用每至不熟年斗別二十價然後支用計一丁年還出兩丁以

上亦與正課不殊則官收其役不爲矜縱人緩其稅又得安
舒其狹鄉無贖地客多許移窄就寬不須畱住若寬鄉安置
得所則二兩年後可改圖棄地盡作公田狹鄉總移寬處倉
儲既益水旱無憂矣廣德二年勅浮客願請射逃人物業者
准式據丁口給授如二年以上種植家業成者雖本主到不
在卻還限任別給授大厯元年制逃戶復業者給復二年如
百姓先賣田宅盡者宜委本州縣取逃死戶田宅量丁口充
給杜佑曰古之爲理也在於周知人數均其事役周官有比
閭族黨州鄉縣達之制維持其政綱紀其人孟冬司徒獻
民數於王王拜而受之其敬之守之如此之重也及理道乖
方版圖脫漏人如鳥獸飛走莫制家以之乏國以之貧姦冗
漸興傾覆不悟斯政之大者遠會昌元年制安土重遷黎民
者將求理平之道非其本與之性苟非難窘豈至流亡諸道頻遭災沴州縣不爲申奏百

姓輸納不辦多有逃移長吏懼在官之時破失人戶或恐務免徵稅減剋料錢祇於見在戶中分外攤配亦有破除逃戶桑地以充稅錢逃戶產業已無歸不得見戶每年加配流亡轉多自今以後觀察使刺史差強明官就鄉村檢會桑田屋宇等租佃與人勿令荒廢據所得與納稅有餘官爲收貯待歸還給付如少卽與收破至歸還日不須徵理自今以後二年不歸復者仰縣司召人給付承佃仍給公憑任爲永業大中二年制所在逃戶桑田屋宇等多被鄰人與所由等計會推云代納稅錢悉將斫伐毀折及願歸復多已蕩盡今後如有此色勒村老人與所由並鄰近等同檢勘分明送縣入案任鄰人及無田產人爲佃與納稅如五年內不來復業者便

任佃人爲主逃戶不在論理之限其屋宇桑田樹木等五年內不得毀除斫伐違犯者據根口量情科責並科所由等不

檢之罪

文獻通考光啟三年張全義爲河南尹初東都經黃巢之亂遺民聚爲三賊以相保繼以秦宗權孫儒殘

暴僅存壞垣而已全義初至居民不滿百戶乃於麾下選十八人命曰屯將人給一旗一榜令招農戶自耕種流民漸歸又選十八人命曰屯副民之來者按撫之又選諸書計者十八人命曰屯判官不一二年每屯戶至數千五年後戶口皆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其勝兵大縣至七千人小縣不減二千人在洛四十年遂成富庶

後周顯德二年勅逃戶莊田許人請射承佃供納租稅如三年內本戶歸業者其桑土不以熟并莊園交還一半其承佃戶自出力蓋造屋舍及栽種樹木園圃不在交還之限如五年後歸業者除本戶墳塋外不在交付如有荒廢桑土承佃戶無力佃蒔仰交割與歸業戶其近北諸州陷番人戶來

歸業者五年內三分還二十年內還半十五年內三分還一此外不在交還之限有冒佃逃戶物業不納租稅者其本戶歸業時不計年限並許總認

宋太宗至道二年太常博士直史館陳靖言京畿二十三州幅員數千里地之墾者十纔二三稅之入者十無五六復有匿里舍而稱逃亡棄耕農而事游惰賦額歲減國用不充詔書累下許民復業然鄉縣擾之一戶歸業則刺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於捐瘠況民之流徙始由貧困亦既亡逃則鄉里檢其資財至於室廬什器桑棗材木咸計其直或用以輸稅或取以償逋生計蕩然還無所詣如授以閑曠之田廣募游惰誘之耕墾許令別

置版圖便宜從事其逃民歸業耕桑之外令益樹雜木蔬果
孳畜羊犬雞豚給授桑土潛擬井田營造室居使立保伍候
三五年生計成立量田輸稅若民不足官借糴錢秋成償直
依時價折納以成數關白戶部帝喜令靖條奏以聞靖又言
逃民復業及浮客請佃者委農官勘驗授田州縣未得議其
差役其田爲三品上田人百畝中田百五十畝下田二百畝
並五年後十收其三家有三丁加授田如丁數五丁者從三
丁七丁者給五丁十丁給七丁以十丁爲限若寬鄉田多卽
委農官裁度以賦之其室廬蔬韭梨棗榆柳種藝之地十丁
給百五十畝七丁百畝五丁七十畝三丁五十畝不及三丁
者三十畝除桑功五年後計其耕餘悉蠲課仁宗聞天下廢

田多民罕土著詔流民積十年者其田聽人耕三年而後收
減舊額之半流民能自復者賦亦如之又與流民限百日復
業蠲賦役每下赦令輒以招輯流亡募人耕墾爲言民被災
而流者又蠲復緩其期招之建炎用兵所在多逃絕之田戶
部言百姓棄產已詔二年外許人請射十年內雖已請射及
充職田者並聽歸業孤幼及親屬應得財產者守令驗實給
還冒占者論如律紹興四年都督行府言潭鼎岳澧荆南歸
業民其田已佃者以附近閑田與之免三年租稅無產願受
閑田者亦與之上諭輔臣曰淮北之民襁負而至亦可給田
以廣招徠九年宗正少卿方庭實言中原士民奔迸南州十
有四年卒未能歸望詔有司別立限年戶部議自復降赦日

爲始再期五年如期滿無理認者見佃人依舊承佃從之通判

安豐軍王時升言淮南土皆膏腴然豪強虛占良田而無徧耕之力流民稅負而至而無開耕之地望凡荒閑田許人剗佃戶部議以二年未墾者即如所請京西路如之乾道元年三省樞密院言歸正人

貧乏者散居兩淮去冬淮民種麥甚廣逃亡未歸無人收穫

詔諸郡量口均給其已歸業者毋科擾之知鄂州李椿奏州

便起毛稅度田追呼不任其擾旋即逃去今又招人請射免稅三年三年之後爲世業三分爲率輸苗一分更三年增一分又三年全輸歸業開禧元年夔路轉運判官范蓀言施黔

者別以荒田給之

等州地曠人稀其占田多者須人耕墾富豪之家誘客戶舉

室遷去乞將皇祐官莊客戶逃移之法校定凡爲客戶者許

役其身毋及其家屬凡典賣田宅聽其離業毋就租以充客

戶凡貸錢止憑文約交還毋抑勒以爲地凡客戶身故其妻

改嫁者聽自便女聽自嫁刑部以皇祐逃移舊法輕重適中可以經久濶熙比附略人之法太重今後凡理訴官莊客戶並用皇祐舊法從之濶祐二年勅曰四川累經兵火官以其曠土權耕屯以給軍食及民歸業占據不還自今凡民有契券畧至分明州縣屯官隨即歸還違戾者重罪之

金大定二十年以女直人戶規避物力自賣奴婢致耕田者少遂以貧乏詔禁之又謂宰臣曰猛安謀克人戶兄弟親屬若各隨所分土與漢人錯居每四五十戶結爲保聚農作時令相助此亦勸相之道也宣宗欲懸賞募人捕亡復慮騷動遂命依已降詔書已免債逋更招一月違而不來者然後捕獲治罪而以所遺地賜人四年省臣奏河南歲飢賦役不息

所亡戶令有司招之至明年三月不復業者論如律

元至元十二年徙襄陽新民七百戶於河北大德十年逃民復業者免差稅三年

明初移蘇松嘉湖杭民之無田產者四千餘戶耕臨濠給牛種車糧以資遺之三年不徵其稅徐達平沙漠徙北平山後民三萬五千八百餘戶散處衛府籍爲軍者給衣糧民給田又以沙漠遺民三萬二千八百餘戶屯田北平置屯二百五十四開地千三百四十三頃復徙江南民十四萬於鳳陽戶部郎中劉九皋言古狹鄉之民聽遷之寬鄉欲地無遺利人無失業也太祖採其議遷山西澤潞民於河北後屢徙浙西及山西民於滁和北平山東河南又徙山東他郡民於東兗

又徙直隸浙江民二萬戶於京師充倉腳夫成祖覲太原平陽澤潞遼沁汾丁多田少及無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實北平凡逃戶明初令州縣官給行糧還本籍復業成祖令所在官司給地耕種凡流民英宗令勘民籍編甲互保分屬所流地里長管轄之又從巡撫于謙奏免流民復業者稅糧後荆襄寇亂流民百萬項忠楊璿爲巡撫下令逐之弗率者戍邊死者無算祭酒周洪謨著流民說引東晉時僑置州縣之法言宜使近者附籍遠者設州縣以撫之都御史李賓上其說憲宗命原傑任之招流民十二萬戶給閑田建郡縣統治河南巡撫張瑄亦請輯西北流民帝從其請正統時設撫民州佐貳官天順成弘間添設撫民參議參政副使流民歸原籍者

給以口糧牛種

鄉邑之政

大司徒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

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

爲鄉使之相賓

此所以勸民者也使之者皆謂立其長而教

者故書受爲授杜子春云當爲受謂民移徙所到則受之所

去則出之又云賙當爲糾謂糾其惡元謂受者宅舍有故相

受寄託也賙者謂禮物不備相給足也閭二十五家

族百家黨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

小司

徒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眾寡六閭車輦辨

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

登成也成猶定也眾寡謂民數之多寡物

家中之財歲時入其數若今四時言事

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

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閭民數及其財物也

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

考夫屋及其眾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

見官計考

鄉師之職各

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

聽謂平察之

以國比之法以時稽其

夫家眾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牛馬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

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

廢置正歲稽其鄉器比其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

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

吉服者祭服也凶服者弔服也比長主集

爲之祭器者簠簋鼎俎之屬閭胥主集爲之喪器者夷樂素組屬豆軌軸之屬族師主集爲之此三者民所以相共也射器者弓矢楛中之屬黨正主集爲之爲州長或時射於此黨也賓器者尊俎笙瑟之屬州長主集爲之爲鄉大夫或時賓賢能於州也吉器若閭祭器者也凶器若族喪器者也禮樂之器若州黨賓射之器也鄉大夫備集此四者爲州黨族閭有故而不相共也此鄉器者旁使相共則民無廢事上下相輔則禮行而教成

鄉大夫之職各掌

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

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畝算辦其可任者歲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

治政令之法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涖其事

大祭祀謂州社稷也大喪鄉老

鄉大夫於

是卒者也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

教治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禁戒

其黨

之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以歲時涖校比

涖臨也鄉司農

云校比族師職所謂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畝算辦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如今小案比及

大比亦如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以邦比之法帥

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畝算辦其貴賤老

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

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

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埋葬相共猶相救相賜歲終則

會政致事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以歲時各數其閭之眾

寡辨其施舍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罪

奇褻則相及褻猶惡也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徙謂不便其居也或國中

之民出徙郊或郊民入徙國中若徙於他則爲之旌節而行

皆從而付所處之吏明無罪惡若徙於他則爲之旌節而行

之徙於他謂出居異鄉若無授無節則唯園土內之鄉中無授出鄉

也授之者有節乃達若無授無節則唯園土內之鄉中無授出鄉

無節過所則呵問繫之園土者獄城也獄必圖者規主仁以仁心求其情古之治獄問於出之閭

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縣師掌邦國都鄙稍

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

之稽郊里郊在居也自邦國以及四郊之內是所主數周天下也萊休不耕者郊內謂之易郊外謂之萊善言近司諫巡問而觀察之以考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

通問勸強萬民而考鄉里吏民罪過以告王所當罪否

遂人掌邦之野郊外曰野此野爲甸稍縣

都

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

里四里爲鄼五鄼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

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

兵器教之稼穡都里鄼縣遂猶郊內比閭族黨州鄉也鄭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

故五家爲鄰元謂異其俗者示相變耳遂之軍法追胥起徒役如六鄉凡治野以下劑致眡以

田里安眡以樂昏擾眡以土宜教眡稼穡以興勸利眡以時

器勸眡以疆予任眡以土均平政變民言眡異外內也樂昏勸其婚姻如媒氏會男女

也擾順也時器鑄作耒耜錢鏹之屬疆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然政讀爲征土均掌均平其稅鄼大夫讀勸爲

籍杜子春云讀勸爲助謂起民人令相佐助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及其六畜

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

令師田以起政役

見官聯考

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以時

登其夫家之眾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經牧其

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

經牧制田界與井也可食

謂今年所當耕者也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

眾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

功事掌其政令禁戒聽其治訟

功事九職之事民所以爲功業

凡爲邑者以

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

見官計政

縣正各掌其縣之政

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

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

祭祀祭也

以時數其眾庶而察

其媿惡而誅賞歲終則會其鄙之政而致事

鄼長各掌其

鄼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眾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

事校猶數也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簡器簡稼器也兵器凡歲

時之戒令皆聽之聽之受而行之者也里宰掌比其邑之眾寡與其

六畜兵器治其政令邑猶里也以歲時合耦於耒以治稼穡趨其

耕耨行其秩敘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賦見農政考鄰長

掌糾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徙於他邑則從而授之前註見

士師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

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鄉合鄉所合也鄉士掌國

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

民數而糾其戒令縣士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

方士掌都家凡都家之大事聚眾庶則各掌其方之政令

以時修其縣法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並見都鄙考尚書大

傳古者處師八家而爲鄰三鄰而爲朋三朋而爲里五里而爲邑十邑而爲都十都而爲州州十有二師焉家不盈三口者不朋由命士以上不朋

經世圖譜古之爲保伍將以安民後之爲保伍將以厲民書王啟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於敬寡至於屬婦合由以容言上下共由此道以相容也故自五家爲比至於萬二千五百家之鄉使之更相親愛同其憂樂然後軍旅田役貢賦追胥從而出焉其本在大司徒而小司徒其末也然後世授田法廢民失其養凡大司徒所謂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賙相實者皆無有矣獨軍旅力役貢賦追胥之事與有罪奇衰則相及者獨存耳故民不獨疾視

其上而保伍之害更相傾軋爭鬪之獄日煩爲上者不自反其法之不善又從而刑之是罔民也其去先王之意遠矣

齊桓公用管仲管仲曰夫善牧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伍無非其里什無非其家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不求而得不召而來故人無流亡之意吏無備追之憂故主政可行於人人心可繫於主是以制國郊內則以五家爲軌軌十爲里里四爲連連十爲鄉鄉五爲帥國內十五鄉自五至帥郊外則三十家爲邑邑十爲卒卒十爲鄉鄉三爲縣縣十爲屬屬有五自五至屬各有官長以司其事以寓軍政焉而齊遂霸

秦用商鞅變法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告姦者與斬敵
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馬端臨曰秦人什伍之法與
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是相率而爲仁厚輯睦之君
子也秦之法一人有姦鄰里告之一人犯罪鄰里坐之是相
率而爲暴戾刻核之小人也

漢制十里一亭亭有長五里一郵郵間相去二里半司姦盜

亭長符二尺板以核賊索繩以收執賊風俗通曰漢
家西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畱也蓋行旅宿會之所館十亭一

鄉鄉有三老三老以德齒表鄉戶五千則置有秩郡所署秩
百石掌一

鄉人風俗通曰秩則田間
大夫言其官裁有秩耳嗇夫日知錄漢時嗇夫得以自舉
其職爰延爲外黃鄉嗇夫仁

化大行民但聞嗇夫不知郡縣而朱邑自舒桐鄉嗇夫官至
大司農及死其子葬諸桐鄉西郭外民共爲起冢立祠歲時

祠祭不絕二君
者皆其縣人也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聽訟收賦稅游徼徼

循禁賊盜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

皆秦制也

葉適曰縣鄉亭之制本於商鞅自周衰國大者難

百里之狹自為制延疑皆煩民然三老嗇夫游微各有職掌

近民而分其責任若後世然無復紀秩而令長悍然獨以

征取為事則又鄉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萬九千六百三十

五高祖二年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

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

教復勿繇戍以十月賜酒肉文帝十二年詔以戶口率置三

老常員遺謁者勞賜三老帛人五疋武帝元狩元年遺謁者

賜縣三老帛人五疋鄉三老人三疋六年遺謁者循行天下

謁三老孝弟以為民師日知錄漢世之於三老命之以秩願

以道民當日為三老者多忠信老成之士也上之人所以禮

之者甚優是以人知自好而賢才亦往往出於其間新城三

老董公述說漢王為義帝發喪壺關三老茂上書明戾太子

之冤皆為世所稱道近世之老人則聽役於官而靡事不為

故稍知廉恥之
人不肯爲此

後漢鄉置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遜財救患
及學士爲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閭以興善行鄉置有秩游
徼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惡爲役先後知民
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游徼掌循禁司姦盜又有鄉佐屬
鄉主民收賦稅享有長以禁盜賊里有里魁民有什伍里魁
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檢察有善事惡事以
告監官明帝卽位賜爵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級高后紀元年
田二千石者一人師古曰尊其秩以勸厲天下令各敦行務
本然則三老鄉各一人孝弟力田未必各鄉皆設有其人則
置之耳

晉制縣戶五百以上置鄉三千以上置二鄉五千以上三鄉

萬以上四鄉鄉嗇夫一人鄉戶千以下置治書吏一人千以上史佐各一人正一人五千五百以上史一人佐二人縣率百戶置里吏一人其土廣人稀隨宜置里吏限不得減五十戶戶千以上校官掾一人縣皆置方略吏四人洛陽六部尉江左建康亦六部尉餘大縣二人次小縣各一人鄴長安置吏如三千戶以上之制

後魏文帝太和十年給事中李冲勅三長之制准古五家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取鄉人強幹者鄰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所取復征戍餘若人三長三載亡愆則陟用之一等太后善之中書令鄭羲祕書令高祐等曰冲求立三長者乃欲混天下爲一法言似可用事實難行太尉

元丕曰此法若行公私有益方今有事之月校比人戶新舊未分人心勞怨請俟秋冬閒月於事爲宜沖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百姓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宜及課調之月令知賦稅之均旣識其事又得其利因人之欲爲之易行著作郎傅思益進曰九品差調爲日已久一朝改法恐成擾亂太后曰立三長則課有常準賦有恆分苞蔭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爲而不可遂立三長公私便之北齊令人居十家爲鄰比五十家爲閭五百家爲族黨一黨有黨族一人副黨一人閭正二人鄰長十人合十四人領五百家至城邑一坊僑居或千戶以上唯里正二人里吏二人里吏不常置隅老四人非是官府私充事力坊事亦得取濟

隋文帝頒新令五家爲保保伍爲閭閭四爲族皆有正畿外
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察蘇威奏置五百家鄉
正令理詞訟李德林以爲本廢鄉官判事爲其里閭親議剖
斷不平今令鄉正專理五百家恐爲害更甚且天下不過數
百縣於六七百萬戶內銓簡數百縣令猶不能稱才乃欲一
鄉選一人能理五百家者必恐難得又要荒小縣有不至五
百家者不可令兩縣共管一鄉蘇威又言廢郡德林語之云
修令時公何不論廢郡爲便令纔出可改乎然高頴同威議
遂置之十年歲慶則奉使巡省關東諸道還奏云五百家鄉
正專理詞訟不便於人黨與愛憎公行貨賄乃廢之

唐令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

鄰三家爲保每里置正一

人若山谷險阻地遠人稀之處聽隨便量置掌案比戶口課置農桑檢察非違催

驅賦役在邑居者爲坊別置正一人掌坊門管鑰督察姦非

並免其課役在田野者爲村別置村正一人其村滿百家增

置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滿十家者隸入大村不須別置

村正諸里正縣司選勳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強幹者充其

次爲坊正若當里無人聽於比鄰里簡用其村正取白丁充

無入處里正等並通取十八以上中男殘疾等充

景雲二年監察御史

韓地土疏曰往年兩京及天下州縣學生佐史里正坊正每

一員闕先擬者輒十人頃年差人以充猶致亡逸卽知政令

風化漸以敝也

周顯德五年詔諸道州府令鄉村以百戶爲團團選大戶爲

耆長凡民家有姦盜者三大戶察之民田有耗登者三大戶

均之每及三載卽一如是

宋初循舊制衙前以主官物里正戶長鄉書手以課督賦稅耆長弓手壯丁以逐捕盜賊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以奔走驅使在縣曹司至押錄在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虞候揀掇等人各以鄉戶等第免充

金初令民以五家爲保泰和中以舊定保伍法有司滅裂不行乃改從唐制五家爲鄰五鄰爲保以相檢察京府州縣郭下置坊正村社隨戶眾寡爲縣置里正以按比戶口催督賦役勸課農桑村社三百戶以上設主首四人二百戶以上三人五十戶以上二人以下一人以佐里正禁察非違置壯丁以佐里首巡警賊盜猛安謀克部村寨五十戶以上設寨使

一人掌同主首寺觀則設綱首

元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一人爲長百家別設長一員不及五十家者與近村合爲社地遠人稀各自爲社者聽其合爲社者仍擇立社長官司長教督農桑不率教者籍其姓名授提點官責之其不敬父兄及凶惡者亦然大書所犯於門俟其改過乃毀如終歲不改罰充本社夫役凡爲長者復其身

明制百十戶爲一里推丁糧多者十戶爲長餘百戶爲十甲甲凡十人歲役里長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後以丁糧多寡爲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在城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洪武二十七年命有司擇民間高年老人公正可

任者理其鄉詞訟若戶婚田宅鬪者會里胥決之事重者始
白官若不由里老處分而徑訴縣官謂之越訴洪熙元年巡
按四川監察御史何文淵言太祖高皇帝令天下州縣設立
老人必選年高有德眾所信服者使勸民爲善鄉閭爭訟亦
使理斷下有益於民事上有助於官司比年多用非人或出
自隸僕規避差科縣官不究年德輒令充應憑藉官府妄張
威福肆虐閭閻或遇上司官按臨巧進讒言變亂黑白挾制
官吏比有犯者謹已按問如律竊謂天下州縣類有此等請
加禁約上命申明洪武舊制有濫用匪人者州縣官皆實諸
法江知府趙豫和易近民凡有詞訟屬老人公正者剖斷
以後里老往往保畱令丞宣德七年陝西按察僉事林時言
朝廷因而許之尤爲弊政

洪武中天下邑里皆置申明旌善二亭民有善惡則書之以

示勸懲凡戶婚田土鬪毆常事里老於此剖決今亭宇多廢

善惡不書小事不由里老輒赴上司獄訟之繁皆由於此景泰

四年詔民有怠惰不務生理者許里老依教民勝例懲治天順八年詔軍民有為盜賊曾

經問斷不改者有司大書盜賊之家四字於其門能改過者

許里老親鄰人相保管方與除之常熟陳梅曰周禮五家為

胥四閭為族族有師五族為黨黨有正五黨為州州有長五

州為鄉鄉有大夫其間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綱舉目張周詳

細密無以加矣而要之自上而下所治皆不過五人蓋於詳

密之中而得易簡之意後世人才遠不如古乃欲以縣令一

人之身坐理數萬戶口賦稅色目繁猥又倍於昔時雖欲不

或隆其可得乎愚故為之說曰以縣治鄉以鄉治保以保治

六典通考

卷五十九

吏

德興巡視福建增置巡檢司四十有五弘治以來多裁革存者不及曩時之半

論曰自黃帝畫井始立鄉邑之制至周而王畿之內置六鄉焉每二鄉以公一人統之外此里有宰鄮有長黨有正鄙有師其人皆天子之命士大夫所謂入爲長吏出爲軍帥者是也考其時飲射讀法賓賢興能以至師田喪祭禮樂吉凶之數無一不出於鄉而其處地近故維繫者周其列職繁故責任者一此三代王化之盛所以使窮僻幽隱之區無一夫不得其所也周道既衰王政不行諸侯各務變古以自便然管仲爲敖子產之倫區置田里整齊風俗尙知遵周之舊軌及秦孝公任商

鞅變法而鄉秩亭長多出于古未嘗盡廢漢氏因之遂有三老嗇夫孝弟力田之名慎擇宿德率先教化俾與縣令丞尉相輔爲治而朝廷尊禮三老歲有常秩當時賢人君子往往側身於其間是以漢治之美幾與三代無讓焉後魏之初三長不設太和中李沖始建議文帝善之下詔曰鄰里族黨之制所由來久矣欲使風教易周家至日見以大督小從近及遠如身之使臂幹之總條然後口算均平義興訟息事旣施行海內安之後周蘇綽作六條詔書以爲非直州郡之官皆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屬皆當審擇一鄉之選以相監統隋開皇十五年始用虞慶則李德林之議盡罷州郡鄉官

武德承隋復古未遑於是里正鄰長僅存虛名而無董
勸化導之實景龍以後鄉職日益輕賤有逃避而不肯
爲者流及汴宋其分彌卑其任尤瑣敲朴呵叱以臨之
犬馬奴隸以使之其勢不足以得善人長者而貪黠蚩
昏懦鄙頑鈍無恥之徒爭趨焉自是以來元有社長明
有老人號爲得周漢之遺意然行之未久姦弊叢生豈
其法固不善哉抑由時變使然也夫成周尙矣兩漢之
俗去古未遠其選擇而吏於土者尙知廉潔自愛不肯
曲庇其所私是以理得而事均後世俗之僞薄甚矣人
私其愛憎家黨其恩怨賄賂恣行是非倒置故隋蘇威
奏建五百家鄉正使理詞訟而李德林以爲剖斷必不

能平徒滋擾害後卒如其所云明初太祖置糧長歲時
召見與老人並重數傳而後其人大爲鄉里患苦卒從
吏議而罷之故老人之設亦猶是爾而崑山顧氏猶斷
斷然歎羨於有明之初法且譏隋文師心變古是豈知
代有升降俗有隆陂固不可一槩而圖理哉

六典通考卷六十

湖西閻鎮珩輯

民政考

歷代民數

自兩儀剖判亭毒萬彙標枝野鹿之俗卽有圓顙方趾之徒含氣而生並域而處甘其食美其服老死不相往來遐哉厥軌其詳莫得而稱也及黃帝畫九州建萬國始有井牧桑麻之養蚩尤作五革五兵於是有刀鋸斧鉞之刑共工氏折天柱絕地維荼毒之暴流被生靈自此以還天機鑿於嗜欲鬬訟階於几筵一切瘥札天癘之患往往而有也孔子刪書斷自唐堯又稱舜禹之德

巍巍後王莫及然考其時地不過數千里君臣歌德黎庶向風下至喘蟬之物肖翹之類莫不各得其所禹平水土爲九州人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男女耕織不奪其時故公家有三十年之積私家有九年之儲及其衰也棄稷不務續有二窮孔甲之亂遭桀行暴諸侯相兼逮湯受命能存者三千餘國耳方於塗山十損其七周武王討商辛之罪方岳之后不期而會如林之眾倒戈而向戎衣一舉天下大定於是制五等之封爲國千七百七十又三比於湯時減千三百國人眾之損亦如之周公相成王致理刑措人口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此周

之極盛也及昭王南征不還穆王荒耄加以幽厲之亂
平王東遷三十餘年莊王十三年齊桓公二年五千里
外非天子之御自太子公侯以下至於庶人凡千一百
八十四萬一千九百二十三人其後諸侯相并尙有千
二百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
諸侯更相征伐奔走不保社稷者不可勝數齊桓救其
難孔子定其文至於戰國存者十餘於是縱橫短長之
說相奪於殘人詐力之兵伊闕之敗斬首二十四萬長
平之戰血流漂鹵周之列國唯秦楚燕而已齊及三晉
皆以篡亂衛雖得存不絕如綫然考蘇張之說計及山
東六國戎卒尙踰五百餘萬推人口數尙當千餘萬秦

兼諸侯所殺三分居一重以長城五嶺戍役繁興男子耕種不足於轉輸女子紡績不足於蠶桑死亡屬路人不聊生陳項奮其白挺隨而踣之新安之阬二十餘萬彭城之戰睢水不流生人幾於盡矣嗣是以來方內多故無數十年無小變無百餘年無大變水火荒札之害盜賊夷狄之凶其喋血於鋒刃而捐瘠於溝壑者蓋無世而無之焉逃亡之籍日多一日生齒之數代減一代豈惟天運抑緣人事昔杜君卿之論曰聖唐之盛邁於西漢約計天下編戶合踰元始之間而名籍所少三百餘萬直以選賢授任多在藝文才與職乖法因事弊墮循名責實之義闕考言詢事之道職事委於羣胥貨賄

行於公府而至此也懿哉言乎有國者可以鑒矣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

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

令稽猶考也夫家猶言男女也鄭司農云九比謂九夫爲井元謂九比者冢宰職出九職者之人數也貴謂爲卿大夫

廢疾謂癰病也乃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

眾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登成

也成猶定也眾寡民之多少物家中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

受邦國之比要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詳見官成考賈疏漢時八月

案比而造籍書周以三年大比未知定用何月要謂其簿者

若今之造籍戶口田宅具陳於簿也天府若祭天之司民

而獻民數則受而藏之司民軒轅角也孟冬旣祭之而上民數於天府賈疏武陵太

守星傳云軒轅十七星如龍形有兩角角有大民小民小

司寇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於天府大比三年大數民之眾寡也人

生齒而體齒男八月而生齒女七月而生齒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定而

九賦可知國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

而進退之益民寡則損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

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

其死生登上也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版今及三年大比以

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王

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文昌宮三

角相與為體近文昌為司命次司祿次司民天府主祖廟之

藏者贊佐也三官以貳佐王治者當以民多少黜陟主民之

吏賈誼新書曰愛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聞生民之數則拜

之國登穀則拜之周宣王既喪南國之師敗於姜戎氏乃

料民於太原料數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

而知其多少司民協孤終協合也無父曰孤終死也司商協

名姓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司徒協旅掌合其名籍以登於王也司寇協姦姦合姦民以

協職合其物色之數工協革革更也更制度場協入委積珍物廩協

出九穀出用之數是則多少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

審之以事事謂因藉田與蒐王治農於藉蒐於農隙耨穫亦

於藉彌於既蒸蒸升也孟秋乃升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者

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示以寡

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

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

滅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

繭絲賦稅保障蔽杆也小城曰保

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口

損其戶則民優而稅

少

齊臨淄七萬戶戶不下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

於遠縣而臨淄之中固以二十一萬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

秦始皇使蒙恬北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生男慎勿舉生

女哺用哺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枝掛

通典長城之役四十餘萬

自榆中屬

陰山爲三十四縣以謫徙民實之又遣五十萬人南戍五嶺

作宮阿房穿治驪山役徒七十萬人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

雲陽其後又徙民三萬家於北河榆中二世元年楚周文將

卒數十萬人入函谷關秦令少府章邯免鄜山徙人奴產子

奴產子猶云家生奴也悉發以擊之明年項羽入關兵號四十萬沛公

兵二十萬

陳平傳曲逆縣秦時三萬餘戶

漢興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數十裁二三先時民略在

楚者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及天下既定乃令各歸其縣

復故爵田宅

通典漢高帝定天下人之死傷亦數百萬是以平城之卒不過三十萬方之六國十分無三

高帝九年徙豪族關中十餘萬口文帝卽位勸農桑減租稅

蓄積歲增戶口浸息孝景時天下承平民各樂業守閭閻者

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

倉氏廐氏是也

至孝武之

初六十餘年人眾大增其後征伐亟起法制煩苛百姓貧困

失業者什二三元狩中山東被水災徙民於關以西及兗朔

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

本紀云七十萬五千口

元封四年關東流

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屬以巫蠱之獄死者累萬人京師流血武帝末年追悔乃下哀痛之詔封丞相爲富民侯師古曰欲百姓之殷實故取嘉名孝昭承奢侈餘敝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霍

光知時務之要輕繇薄賦與民休息至元始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宣帝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是時王成爲膠東相流民自占八萬餘口黃霸爲潁川守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元帝時貢禹上書曰古者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疋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廐馬不過百餘疋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一工官官費五千萬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疋百姓重

困請從省儉又言官奴婢十餘萬游戲亡事稅良民以給之
宜免爲庶人帝多采納之至孝平元始二年人戶千二百二
十三萬三千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
盛矣及王莽篡位續以更始赤眉之亂率土遺黎十纔二三
漢有口賦戶賦詳賦稅考

後漢建武十五年詔諸郡檢覈戶口中元二年戶四百二十
七萬九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明帝
遵奉建武制度吏稱其官民安其業戶口滋殖永平十八年
戶五百八十六萬百七十三口三千四百一十二萬五千二
十一章帝元和二年詔曰令云人有產子者復勿算三歲令
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爲令章和

二年戶七百四十五萬六千七百八十四口四千三百三十五萬六千三百六十七自永平建初以來天下無事至於孝和民戶增衍永興元年戶九百二十三萬七千一百一十二口五千三百二十五萬六千二百二十九安帝延光四年戶九百六十四萬七千八百三十八口四千八百六十九萬七百八十九及永和元初之間民人復損至孝桓頗增於前永壽二年戶千六百七萬九百六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六郡國志注順帝建康元年戶九百九十四萬六千九百一十九口四千九百七十三萬五百五十一沖帝永嘉元年戶九百九十三萬七千六百八十口四千九百五十二萬四千一百八十三質帝本初元年戶九百三十四萬八千二百二十七口四千七百五十六萬六千七百七十二

隋曰沖質二帝享國各止一二年無大兵革飢饉而永嘉戶數損於建康一萬本初戶數損於永嘉五十八萬有奇殊不可其後姦豪竊柄盜賊恣起靈帝遭黃巾之擾獻帝時董卓興亂大焚宮廟郭汜李傕之屬殘害又甚是以興平建安之際海內凶荒白骨盈野故陝津之難以箕擻指安邑之東后裳不全割剝庶民三十餘年人眾之損萬有一存應劭漢官儀永和十八戶至千七十八萬口五千三百八十六萬九千五百八十八又帝王世紀永嘉二年戶則多九十七萬八千七百七十一口七百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三十六應載極盛之時而所殊甚眾舍永嘉多取永和少良不可解

桓帝永嘉二年東都民數極盛之時郡國志注與世紀所載其數並同通典則以爲戶千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戶少五百三十八萬有奇口多六百四十二萬有奇未知杜氏

何據

魏武據中原

張繡傳是時天下戶口減耗十裁一在

劉備據巴蜀孫權盡有江

東之地三國鼎立戰爭不息魏氏戶六十六萬三千四百二

十三口四百四十三萬二千八百八十一

景初中蔣濟上疏曰今雖有十二州

至於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陳羣青龍中上疏曰今天下戶口最盛汝南大郡有三十餘萬戶則文景時不能如是多也晉太康三年戶有三百七十七萬吳蜀戶不能居半魏雖始承喪亂方晉亦當無大漢昭烈章武元年有戶二十萬男女殊羣之言於是為過

九十萬蜀亡時戶一十八萬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

千吏四萬

王鳴盛曰裴注亮在祁山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按古人用兵皆不盡用之曹操謂崔琰曰昨按戶籍

可得三十萬眾故為大州以實數調發也惟孔明不然一蜀之大兵多不過十二萬孔明所用八萬常留四萬以為更代及其亡尚有十萬二千數耳吳赤烏三年戶五十二萬男女口年之間所折不過二萬耳

二百三十萬吳亡時戶五十三萬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
男女口二百三十萬後宮五千餘人劉昭曰魏景元四年與蜀通計民戶九十四萬
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九十一又按
正始五年揚威將軍朱照日所上吳之所領兵戶凡十三萬
二千推其民數不能多蜀矣昔漢永和五年南陽戶五千餘
萬汝南戶四十萬方之於今三帝鼎足不除二郡加有食祿
復除之民凶年飢疾之難且可供役裁足
一郡以一郡之用供三帝之用斯亦勤矣

晉武帝太康元年平吳收其圖籍戶五十三萬吏三萬二千

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後宮五千餘人九州編戶

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口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

六十三此晉之極盛也蜀炎興元年魏景元四年是歲魏滅蜀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凡一十八年

戶增九十八萬六千三百八十一口增八百四十九萬九百

八十二則當三國鼎峙之時天下通計戶百四十七萬三千
四百三十三口七百六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一以奉三主
斯以勤矣後趙石勒據有河北文武官上疏請依劉備在蜀

魏王在鄴故事以河北魏汲等十二郡並前趙國合二十四
戶二十九萬為趙國前秦苻堅滅前燕慕容暉入鄴閱其名
籍戶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千九百九十八
萬七千九百三十五徙關東豪傑及諸雜夷十萬口於關中
平燕定蜀之時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諸路二
十里一亭四十里一旅行者取給於途工商資販於路

宋武帝北取南燕平廣固西滅後秦平關洛長河以南盡為
宋有文帝勵精勤民元嘉之治比於文景國富兵彊更務遠
略師徒覆敗江左虛耗孝武大明八年戶九十萬六千八百
七十口四百六十八萬五千五百一

齊高帝建元二年詔曰黃籍人之大紀國之理端自頃氓偽
已久乃至竊注爵位盜易年月或戶存而文書已絕或人在
而反記死版停私而云隸役身強而稱六疾皆政之巨蠹教
之深疵比年雖卻改籍書終無得實以何科算能革斯弊虞

玩之上表曰古之共理天下唯良二千石今欲求理正其在
勤明令長凡受籍縣不加檢勘但封送州州檢得知方卻歸
縣吏貪其賄人肆其姦姦彌深而卻彌多賂愈甚而答愈緩
自秦始三年至元徽四年揚州等九郡黃籍共卻七萬一千
餘戶於今十一年矣所正者猶未四萬神州奧區尙或如此
江湘諸郡倍不可念愚謂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爲正人情
法旣久今建元二年書籍宜更立明科使官長審自檢校切
令明洗然後上州永以爲正若有虛昧州縣同咎今戶口多
少不減元嘉而版籍頓闕弊亦有以自孝建以來入勦者眾
其中操干戈衛社稷者三分殆無一焉尋蘇峻平後庾亮就
溫嶠求勦簿而嶠不與以爲陶侃所上多非實錄物之懷私

無代不有宋末落紐此巧尤多又有改注籍狀詐入仕流昔
爲人役者今反役人又生不長髮便謂爲道人或抱子并居
竟不編戶遷徙去來公爲土斷屬役無漏流亡不歸法令不
行自然競反爲理不患無制患在不行不患不行患在不久
帝省表納之

通典齊氏六主年代
短促其戶口未詳

梁武之初亦稱治後侯景逆亂竟以幽斃元帝纔三年便至

覆滅墳籍同燼戶口莫究

武帝時所司奏南徐江郢逋兩年
黃籍不上帝用沈約議詔御史中

丞王僧孺改定百家譜始晉太元中員外散騎侍郎賈弼撰

十八州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士庶略無遺闕宋劉
湛始撰百家譜傷於寡略齊王儉復加得繁省之衷
僧孺爲八十卷東南諸族別爲一部不在百家之數

陳氏土宇彌蹙西亡蜀漢北喪淮肥威力所加不出荆揚之
域州有四十二郡惟一百九縣四百三十八戶六十萬宣帝

末年窮兵遠略吳明徹全軍不返至後主亡時隋家所收戶五十萬口二百萬

後魏起自陰山盡有中夏孝文遷都河洛定禮崇儒明帝正

光以前時惟全盛戶口之數比夫晉太康倍而餘矣按晉武

元年平吳後太凡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口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今云倍而餘者是其盛時則戶有

至五百餘萬矣及爾朱之亂政移臣下遂分爲東西二國戰爭不息

人戶流離官司文簿又多散棄按舊史戶三百三十七萬五

千三百六十八其時以爭伐不息唯河北三數大郡多千戶以下復通新附之郡小者戶纔二十口百而

已高歡秉政命孫騰高崇之分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

北齊承魏末喪亂與周人抗衡雖開拓淮南而郡縣褊小至

崇化二年爲周所滅有戶三百三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

十萬六千八百八十

後周閔明二主俱以弑崩武帝恭儉節用考覈明實五六年內平蕩燕齊嗣子昏虐亡不旋踵大象中有戶三百五十九萬口九百萬九千六百四

隋受周禪得戶三百六十萬開皇九年平陳又收五十萬煬帝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此隋之極盛也時高潁奏文帳出沒無定簿難以推校乃定輸籍之樣請徧下諸州每年正月五日縣令巡人各隨近五黨三黨共爲一團依樣定戶上下帝從之自是姦無所容杜佑曰隋承西魏喪亂周齊分據暴君慢吏賦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網隳紊姦僞尤滋高

頻覲流冗之病建輸籍之法於是定其名輕其數使人知爲
浮客被强家收大半之賦爲編氓奉公上蒙輕減之征先敷
其信後行其令烝庶懷惠姦無所容隋氏資儲徧於天下人
俗康阜頽之力焉大業五年民部侍郎裴蘊以民間版籍脫
人不實則官司解職又許民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
賦役是時諸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
一千五百帝臨朝覽狀曰前代無賢才致此
罔冒今戶口皆實全由裴蘊由是漸見親委

唐制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有一爲丁六十爲
老每歲一造計帳三年一造戶籍縣以籍呈於州州呈於省

戶部總而領焉諸造籍起正月畢三月所須紙筆裝演軸帙
皆出當戶內口別一錢計帳所須戶別一錢

凡戶量其資產爲九等每三年縣司注定州司覆
之然後注籍而申之於省每定戶以

中年子午卯酉造籍以季年丑未辰戌州縣之籍恒畱五比省籍畱九

比凡戶之兩貫者先從邊州爲定次從關內次從軍府州若
住者各從其先貫焉辨天下之四民使各專其業凡習學文
武者爲士肆力耕桑者爲農工作貿易者爲工屠沽與販者
爲商工商之家不得預於市食祿之家不得奪下人之利貞
觀初戶不滿三百萬三年戶部奏開四夷爲州縣獲男女一
百二十餘萬口十四年侯君集破高昌得戶八千四十六口
萬七千三十一馬千三百疋永徽元年戶部尙書高履行奏
進戶一十五萬高宗因問隋有幾戶今有幾戶履行奏隋大
業中戶八百九十萬今戶三百八十萬顯慶二年上幸汝州
問中書令杜正倫曰此開田地極寬百姓太少因問隋有幾
戶正倫奏大業有八百餘萬戶末年離亂至武德有二百餘

萬戶總章元年司空李勣破高麗收戶六十九萬七千二百
配江淮以南山南京西武后神龍元年戶六百三十五萬六
千一百四十一開元中天下戶未嘗升降監察御史宇文融
獻策括籍外羨田逃戶自占者給復五年每丁稅錢千五百
以攝御史分行括實得客戶八十餘萬至二十年戶七百八
十六萬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萬二百六十
五二十五年戶令云諸戶主皆以家爲之戶有課口者爲課
戶無課口者爲不課戶諸親流內九品以上官及男年二
十以上老男廢疾妻妾部曲客女奴婢皆爲不課戶無夫者
爲寡妻妾諸年八十及篤疾給侍一人九十二人百歲五人
諸以子孫繼絕應析戶者非年十八以上不得析卽所繼處
有母在雖小亦聽析出諸戶欲出戶口爲戶及首附口爲戶
者非成丁皆不合析應分天寶元年戶八百三十四萬八千
者不用此令縣令覈實

三百九十五口四千五百三十一萬一千二百七十二十四

載管戶總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十六萬五千五百一十一應不課戶三百五十

萬九千二百三十四管口總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

不課口四百二十四萬八千三百二十一唐之極盛也通典自周武帝

建德六年平齊至隋文帝開皇九年減陳凡十四年然後車

書混一至大業二年凡十八年有戶八百九十萬我國家自

武德初至天寶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漢室而乾元三

年戶一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七十五不課戶總一百十七

萬四千五百九十二課戶七十五萬八千五百八十二不課

口千四百六十一萬九千五百八十七課口二百三十七萬

七百九十九自天寶十四年至乾元三年損戶總五百九十

八萬二千五百八十四損口總三千五百九十三萬八千七

百三十三至大曆中唯有百二十萬戶廣德二年戶二百九

十三萬三千一百二十五詔一戶三丁者免一丁凡男子二

十五爲成丁五十五爲老建中初命黜陟使檢比諸道戶口

主戶百八十餘萬客戶百三十餘萬天下兩稅戶凡三百八

十萬五千七十六杜佑曰自建中初天下編戶百三十萬賴

送令賦有常規人知定制貪目之吏莫得生姦校猾之貲皆

被其籍誠適時之令典拯弊之良圖又曰計諸道簿帳所收

可有二百五十餘萬戶按歷代戶口多不過五少不過三約

計天下除有兵馬多處食鹽是知見在之數者採晉隋舊典

制置可得五百萬矣以五百萬戶共元和時李吉甫撰國計

出二百五十萬戶稅自然各減半數簿總計天下方鎮凡四十八道管州府二百九十三縣一千

四百五十二見定戶二百四十四萬二百五十四其鳳翔鄜

坊邠寧鎮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翼范陽滄景
淮西淄青十五道七十一州並不申戶口數目每歲賦入倚

辦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道合四十州
一百四十萬戶比量天寶供稅之戶四分有一兵戎仰給縣
官八十三萬餘人率以兩戶資一兵六年制自定兩稅以來
刺史以戶口增損爲殿最故有析居以張虛數或分產以係
戶兼招引浮客用爲增益使人心易搖土著者寡觀察使嚴
加訪察必令詣實庫部員外郎李渤上言臣過渭南長源鄉
舊四百戶今纔百戶閩鄉縣舊三千戶今纔千戶他處皆然
蓋由聚斂之臣剝下媚上唯思竭澤不慮無魚故也執政惡
之渤謝病免胡寅曰天寶初戶幾一千萬元和初合方鎮有
戶百四十四萬是十失其八也憲宗急於用兵
則養民之政不得厚重以用異聚斂
受諸道貢獻百姓難乎其阜蕃矣長慶時戶三百九十四
萬四千五百九十五寶曆時戶三百九十七萬八千九百八

十三開成四年戶四百九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三會昌五
年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千餘人奴婢爲兩稅戶十五萬人
是時戶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初戶二百一十一萬四千九百六十
周廣順三年勅天下縣邑有戶口眾寡不齊宜立成規除赤
縣京畿次赤次畿外三千戶以上爲望縣二千戶以上爲緊
縣一千戶以上爲上縣五百戶以上爲中縣不滿五百戶爲
中下縣令所司據戶口數定等奏聞於是戶部據縣戶數目
定望縣六十四緊縣七十上縣一百二十四中縣六十五下
縣九十七顯德六年春諸道使臣簡到戶二百三十萬九千
八百一十二五月關南平凡得州五縣十七戶一萬八千三
百六十一

宋制男二十爲丁女不預建隆元年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乾德元年平荆南得戶十四萬二千三百湖南平得戶九萬七千三百八十八三年蜀平得戶五十三萬四千二十九開寶四年廣南平得戶十七萬二百六十三八年江南平得戶六十五萬五千六十五九年天下主客戶三百九萬五百四

馬端臨曰八年前戶數出通鑑長編只二百五十六萬六千三百九十八與會要不合

詔更定

縣戶四千以上爲望次爲緊爲上爲中爲中下凡五等太平

興國三年閩平得戶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十八兵一萬八千

七百二十七年北漢平得戶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兵三萬至

道元年詔復造天下郡國戶口版籍以唐末兵起版籍亡失

故也三年天下主客戶四百一十三萬二千五百七十六

越

備史戶五十五萬七
百兵十一萬五千

天禧五年戶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

七十七口一千九百九十三萬三百二十詔州縣招來戶口

及開墾荒田者依格申入戶口籍無以客戶增數天聖七年

戶一千一十六萬二千六百八十九口二千六百五萬四千

二百三十八慶厯八年戶一千七十二萬三千六百九十五

口二千一百八十三萬六十四嘉祐八年戶一千二百四十

六萬二千三百一十七口二千六百四十二萬一千六百五

十一治平三年戶一千二百九十一萬七千二百二十一口

二千九百九萬二千一百八十五熙寧八年戶一千五百六

十八萬四千五百二十九口二千三百八十萬七千一百六

十五元豐三年中書奏四京十八路戶主一千一十萬九千

五百四十二客四百七十四萬三千一百四十四口主二千三百四十二萬六千九百九十四客九百八十七萬六千八百九十五丁主客一千七百八十四萬六千八百七十三六年天下戶一千七百二十一萬一千七百一十三口二千四百九十六萬九千三百

山堂肆考三代以上天運主於西北十二州淮漢以北居其九淮漢以南居其三周公分天下爲九州淮漢以北居其七淮漢以南居其三三代以下天運主於東南故戶口莫盛於東南西漢元始當天下十之一東漢建安當天下十之二西晉太康當天下十之三唐開元當天

下十之四宋元豐元祐六年主客戶一千八百六十五萬五當天下十之五

千九十三口四千一百四十九萬二千三百一十一元符二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九百七十一萬五千五百五十五口四千三百四十一萬一千六百六崇寧元年升戶三十萬三千

四百九十五口四十萬九千一百六十三增入元符元數計戶二千零一萬九千五十口四千三百八十二萬七百六十九政和三年蔡攸言天下戶口數多不實以河北二州言之德州主客戶五萬二千五百九十九口纔六萬九千三百八十五霸州主客戶二萬二千四百七十七口纔三萬四千七百一十六通二州之數率三戶四口戶版刻隱乞申嚴法務在覈實淮南轉運副使徐閎中言九域志在元豐間主客戶一千六百餘萬大觀初已二千九十一萬乞詔諸路提刑提舉司參考六年戶部言通知令佐任內增收漏戶八百戶升半年名次一千五百戶免試三千戶減磨勘一年七千戶減二年一萬二千戶減三年從之紹興三十年天下戶一千一

百三十七萬五千七百三十三口一千九百二十二萬九千
八禮部尙書劉大中奏自中原陷沒東南之民死於兵火疫
癘水旱或去爲盜賊存者十無二三姦臣誅求過數丁鹽紬
絹最爲疾苦愚民寧殺子而不願輸生女又多不舉乞守令
滿日以生齒增減爲殿最乾道二年戶一千二百三十萬五
千四百五十口二千五百三十七萬八千六百八十四紹熙
四年戶一千二百三十萬二千八百七十三口二千七百八
十四萬五千八十八嘉定十六年戶一千二百六十七萬八
百一口二千八百三十二萬八十五朝野雜記西漢戶口至
盛之時率以十戶爲四
十八口有奇東漢率以十戶爲五十二口可準周之下農夫
唐人戶口率以十戶爲五十八口有奇可準周之中次自本
朝元豐至紹興率以十戶爲二十一口蓋詭名子戶漏口者
眾也然今浙中戶口率以十戶爲十五口有奇蜀中戶口率

以十戶爲二十口謂人生齒非盛於東南意者蜀中無丁賦漏者少爾

葉適曰爲國在於得民民多則田墾而稅增役眾而兵強是以商鞅壞井田開阡陌誘三晉願耕之民以實秦地漢末天下殫殘而三國爭利孫權搜山越之眾以爲民至於帆海絕徼俘執島居之夷而用之諸葛亮亦拔隴上家屬以還漢中蓋蜀之亡也爲戶二十四萬吳之亡也爲戶五十餘萬而魏不能百萬舉天下之大不當全漢數郡之眾然則因民之眾寡爲國之強弱自古而然矣今天下生齒繁衍幾及全盛之時然偏聚而不均勢屬而不親無墾田之利無增稅之入民雖多而不知所以用之聽其自生自死而已而州縣又或因其丁中而裁取其絹價夫有民必

使之闢地闢地則增稅故居可以爲役出可以爲兵而今也不然使之窮居憔悴無地以自業其驚鈍不才者且爲浮客爲傭力其懷利強力者則爲商賈爲竊盜苟得旦暮之食而不能爲家豐年樂歲市無貴糶而民常患夫升斗之不给其得以稅與役自通於官者不能三之一有田者不自墾而能墾者非其田此所以上不得而用之也昔漢之末年荆楚甚盛不惟民戶繁實地著充滿而才智勇力之士森然出於其中孫劉資之以爭天下及更唐五代不復振起今皆爲下州小縣乃無一士生其閒者而閩浙之盛自唐而始獨爲東南之望亦古所未有且其土地之廣伏藏狐兔平野而居虎狼荒墟林莽數千里無聚落姦人

亡命之所窟宅其地氣蒸鬱而不透而其狹者鑿山捍海
摘決遺利地之生育有限民之鋤耨無窮至於動傷陰陽
侵敗五行使其地利竭而不應天氣亢而不屬肩摩袂錯
愁居戚處不自聊賴竊恐二者皆病也

遼諸宮衛共二十萬三千戶丁四十萬八千騎軍十萬一千
臨潢遼陽中京丁籍可紀者二十二萬六千一百蕃漢轉戶
爲多析津大同丁籍八十萬六千七百五京民丁約一百一
十萬七千三百兵一百六十四萬二千八百宮丁大首領諸
部族中京頭下等州屬國之眾不與焉戶丁之數無考道宗
咸雍時遣使括三京隱戶馬人望爲三司度支判官會檢括
戶口未三旬而畢同知畱守蕭保先怪而問之人望曰人戶

若括之無遺他日必長厚斂之弊大率十得六七足矣保先
謝曰君慮遠吾不及也聖宗統和元年耶律善補招宋遼七
十餘村來附詔撫存之

金制男女二歲以下爲黃十五歲以下爲小十六爲中十七
爲丁六十爲老無夫爲寡妻妾諸篤廢疾不爲丁戶主推其
長充內有物力者爲課役戶無者爲不課役戶凡戶口計帳
三年一籍自正月初州縣以里正主首猛安謀克以寨使詣
編戶家責手實具男女老幼年與姓名生者增之死者除之
正月二十日以實數報縣二月申州以十日內達上司無遠
近皆以四月到部呈省凡漢人渤海人不得充猛安謀克戶
猛安謀克之奴婢免爲良者止隸本部爲正戶凡沒入官良

人隸官籍監為監戶沒入官奴婢隸太府監為官戶大定二

年詔免二稅戶為民初遼人佞佛多以良民賜諸寺分其稅半輸官半輸寺故謂之二稅戶上素知其事故

特免之十七年省奏咸平府一千六百餘戶自陳皆女直人

遼時簽為獵戶移居於此乞釐正詔從之二十一年奏猛安

謀克戶口之數猛安二百二謀克千八百七十八戶六十一

萬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一十五萬八千六百三十六內正

口四百八十一萬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在都宗室將軍司戶

婢口一百三十四萬五千九百六十七一百七十口二萬八千七百九十內正口九百八十二奴迭

刺唐古二部五紉戶五千五百八十五口十三萬七千五百

四十四內正口十萬九千四百六十三奴婢口一萬八千八十一大定初天下戶纔三百

餘萬至二十七年戶六百七十八萬九千四百四十九口四

千四百七十萬五千八十六
明昌元年戶六百九十三萬九
千口四千五百四十四萬七千九百而粟止五千二百二十
六萬一千餘石除官兵二年之費餘驗口計之口月食五斗
可爲四十四日之食北京等路免二稅戶一千七百餘戶萬
三千九百餘口六年奏天下女直契丹漢戶七百二十二萬
三千四百口四千八百四十九萬四百物力錢二百六十萬
四千七百四十二貫上謂宰臣曰凡言女直進士不須稱女直字卿等誤作迴遼女直契丹非也今
如分別戶民則女直言本戶泰和七年戶七百六十八萬四
漢戶及契丹餘謂之雜戶
千四百三十八口四千五百八十一萬六千七十九戶增於
十七年一百六十二萬三千七百一十此金版籍之極盛也
五口增八百八十二萬七千六十五
及衛紹王時軍旅不息宣宗南遷死徙之餘所在爲虛矣州

戶舊六萬有餘
後存者無十一

元太宗七年籍燕京順天等三十六路戶八十七萬三千七

百八十一口四百七十五萬四千九百七十五憲宗二年增

戶二十餘萬

續通考時朝廷初料民令敢隱實者誅籍其家
董文炳爲萊城令使民聚而爲居少爲戶數由

是賦斂
大減

世祖至元七年又增三十餘萬及平宋全有版圖南

北之戶總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有六口五千八百

八十三萬四千七百十一而山澤溪洞之民不與焉文宗至

順元年戶數一千三百四十萬六百九十九視前又增二十

萬有奇

明太祖籍天下戶口置戶帖戶籍具書名歲居地編字爲勘

合籍上戶部帖給之民有司以時清覈歲郊祀中書省以戶

籍陳壇下薦之天祭畢而藏之洪武十四年詔天下編賦役

黃冊

里編一冊冊首總爲圖經寡孤獨不任役者附十甲役

亦爲

時零每十年有司一更定其冊四一上戶部布政司府

縣各

存一冊面青紙惟上戶部者黃紙故謂之黃冊年終進

呈送後湖度藏後湖卽元武湖也皮冊庫東西向歲委御史

戶科給事中戶部主事督監生清校違誤其後黃冊只虛文

而有司徵稅編凡戶三等曰軍曰民曰匠而內地民有儒有

醫有陰陽軍有校尉有力士弓鋪兵匠有廚役裁縫馬船之

類若瀕海有鹽竈寺有僧觀有道士畢以其業著籍人戶以

籍爲斷漏口脫戶許自首禁數姓合戶附籍其人戶避徭役

私徙者曰逃戶年饑或避兵寇他徙者曰流民有故出僑於

外曰附籍

正統時老疾致仕事故官家屬離原籍千里者許

匠竈役籍隸屬朝廷所移民曰移徙洪武二十六年天下戶

民籍者發還

一千六百五萬二千八百六十口六千五百四萬五千八百
十二弘治四年戶九百一十一萬三千四百四十六口五千三
百二十八萬一千一百五十八萬厯六年戶一千六十二萬
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六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太祖
當兵燹之後戶口顧極盛其後休養生息反不及焉續通考
洪武十
四年天下承元之亂殺戮流竄不減隋末而戶尚有一千六
十餘萬口五千九百餘萬至三十五年戶減二萬七千有奇
口減三百五靖難兵起淮以北鞠爲茂草其時數反增於前
後乃遞減至天順間爲最衰成弘繼盛正德以後又減周忱
謂投倚於豪門招誘於異教冒匠冒引舟居四處莫知其蹤
理或然也

論曰三代以前丁口莫蕃於西北自戰國并吞斬殺動

以萬數生人惴惴朝不保夕其後漢有赤眉董袁之禍
晉有劉石羯胡之亂中原板蕩所在爲墟於時東南僻
遠稍休靖無事及元帝渡江衣冠文物隨之遷徙故凡
民之生長食息於其間者沾仰王化視周秦舊畿無以
異也隋文帝因陳主之孱庸順人心之愁怨用兵不旬
歲拱手而取建業唐祖既定關中遣一旅遂收江淮其
後安史變起中國士大夫轉徙傾側多避地於大江之
南自是以來戶口常居天下之大半宋太祖平南唐下
僞漢吳越閩海相繼歸誠數十百年間無大兵革民得
以優遊而涵煦老身而長子由是東南富庶有天下三
分之二雖往日西北全盛之時未有以大過也元氏失

政寇賊蜂起荆楚以南屠戮尤慘土著之遺十無二三
當時挈家而來處者往往皆豫章南康之人故里俗有
江西填湖廣之諺自明迄於我朝苗夷荒壤咸隸版
圖日引月長種類繁滋故今日湘楚之全境頗有土狹
人滿之患而有司所以畜養而生全之者尙未能樹久
遠無窮之利此不可不慎慮也